暇老齋雜記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七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涪翁云、在康莊塵埃中、嘗苦人事奪光陰、得岑寂處可讀書作字佳耳、余以天下非至靜不能御紛、所謂至靜者、固不以外境生感、然下手功夫、須有此一段積聚、所謂自家把柄也、故得靜坐一二年、不唯為讀書作字之益而已、余自幼以孤子當室、且未免奪於舉業、每發猛願、未兩月即為事奪、今住江村一年、實生平未有之靜、蓋平生情緣不斷、在家有親故之擾、在外有賓客之擾、即往年避入石址山中、寂處纔一

月、而四方好奇者裹糧而來矣、所以有文債如租課、詞人成聚都句、今在此數人往還之外、更無他客、即至寄者、亦非五六日不一見、而妻子不在、啼飢之聲不聞、生產既遠、便已付之逝水、獨食草具安之固然、破衲敗椽、若出故我、每日閒寂如老僧、自謂稍稍得力、但身尚待罪、病復交加、雖付死生度外、未免雲點太空、故雜文詩歌、頗以百計、雖記稗家、可至數十卷、而終未能成一書以寫衷懷、作字未滿百、即復偃臥、于小者尚如此、大者豈能得力耶、

党彥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

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彥進粗人也、今之公卿、視之何物、然兩頭蛇、變之而不悟、尚不如彥進矣、

史貴世官、官廢則貴世才、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尚矣、後尚有王詮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餗、而後更無聞矣、嗟乎、

平生山水癖、若自性成、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其墓鄰始受錢、波斯

發之、見棺衾服肉潰盡、唯心堅如石、鋸開觀之佳山水青碧如画、傍有一女靚裝凭欄凝睇、蓋此女有愛山癖、朝夕吐吞清氣故能融結、至於如此、余胸中當不止山水、其山水者當自結胎特挾來也、

玄家每事摹訪禪家、如道藏所演、實可發一噱、禪有南北宗、而玄自宋金而後、亦分南北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先性之言、又浸浸禪矣、二教迭為縱橫、然每讓禪一着、先此着、便分勝負矣、

高皇帝致陳友諒深入而破之○此最險最奇、然誘之

者康茂才也嘗疑康與友諒雖有舊然虎鬪之時何得輕信老隸之言自取覆隕友諒亦人傑也應不至此然國史野紀俱弃言所以按康公神道碑出宋潛溪筆其詞曰偽漢陳友諒舉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頓首謝

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為內應招之速來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兵分三道以弱其勢方知其所以也蓋康公善鬪屢抗我師勢窮來歸上下皆未信其心也覩 上自問之言如此則友諒必久

億康公之有叛志也、故因而間之、其間乃成、微乎微乎、問豈易言哉、然其精微之妙、又在三分之以弱其勢。執史筆者、徒知速致之意、而不知分弱之妙、則速致亦可以速禍也、此又非文士之所知也。至康之老隸告友諒曰、木橋。上聞而易之以石。水之間無關係也、而上必易之者、蓋正以惑搖其心、惟白樹以標之。而龐涓之心先亂矣。故萬弩之得成此變、微乎微乎、其即深於兵者亦不盡知也。

泰少游句云、著書如結髮、聊乃忘憂耳、三復斯言、為之猕欣、豈特獲我同然、因悟昭烈止因不能著書耳、

莫笑人作酸腐生活、眛却英雄本色也、雖然、亦皆能免孔明一呵哉、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繇入抱犢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不下樓、嘍山每日坐衙署寫一千字竟進膳、至于帝王、若唐文皇簡板上作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叙、宋思陵寫千字文八百餘本、而找作輟如此、豈可漫謂脫中有鬼、

解大紳作平浪侯晏公記云、張真人過風、呂梁侯救之得免、真人為章奏帝、命提點九江八河、真人不能御風、而乃使帝授神以柄耶、可發一喙、

唐宋諸君、能書者多、本朝唯　宣廟爲留意、神廟亦端雅、然去古閒矣、書法不如古、豈非上作之耶、　高皇雖不以藝名、然解大紳之授中書實以能書、　文廟選天下能書者、館之文淵、使溧陽端木武庫教之、盛歟聖人之用心也、宜國初書學稍勝歟

宋末忠義、文山最著、今其集在也、自贛州勤王以前、未嘗見其憂時之語、唯知瑞州日、有題碧落堂句、近來又報秋風驚顧、覺憂時鬢欲班、終集唯此語耳、蓋當時秋壑當事、方輯福華之編、故天下岌岌而士大夫不敢一語憂時、然亦以耐戰近二百年、如久病之

果如上生之言上生
明眼人哉

家不復以病為事、故不特度宗琴酒自娛似道蟋蟀平章而已也、往年遼事起、上自公卿、下至閭里、無不有懼心、今遼禍不解、而晉禍倍之、士大夫以及田畯無不相忘於無事、我於宋事、不勝汗下、

宋時文移矩式、如申狀則曰具位某照會、不如今之呈為某事也、復云須至申聞者、即今之須至呈者也、其曰門示、即今告示、

宋時省劄除官、即今之部咨劄付也、今辭官者不繳原咨劄、而宋時則寄本州軍資庫、如得辭則繳進也、此亦古今一異、

宋時吏為姦弄文書者、決配外、仍榜碑右揭、宋時用法仁厚、然待贓官姦吏、則重于今、

宋時七品亦得廕子、國初亦然、今之法、後所裁耳、其明堂廟祀廕子、即今覃恩所廕之恩生也、新天子即位、凡知州郡者、遣子弟修土貢、例得推恩、今唯存問大臣、則有此例、遣賀登極、雖政府亦不得矣、

宋仁宗時士釋褐入見賜戴記中、中庸大學儒行篇、今中庸大學、得濂洛表章、孫行于世、而儒行仍隨行於禮記、豈真有幸耶、雖然、有問矣、非不幸也

王荊公改創、最不合理者、莫如廢儀禮獨存禮記之

科、荆公受世人砭數百年、而此法反至今奉之、可嘆
也、自晦庵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
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於本經之下、而具列註疏諸
儒之說釋之、如此書得成、較之集註四書詩易、其功
十倍而反不成、可嘆也、

宋時曾布修定神宗實錄、舊本則用墨書、新修者用
朱書之、刪去者用黃抹之、每一卷竟、納禁中、將滅其
迹而使新錄獨行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
頗招元祐諸家子弟為道之、諸家子幸其書尚存、固
勸令傳錄、師成如其言、而舊本遂傳、及紹興中以昭

慈太后之言、令范冲等刊定舊文墨書、刪去者黃書、新修者朱書、世謂之朱墨史、今 光廟實錄成于初者、太約出張侍郎顒之手、而葉少師向高取裁焉、及以黃給事承昊之言、魏閹學廣微輩、復嗾魏堅忠賢令改修、及告成之日、則今 上改元之歲矣、衆正未登、書仍進呈頒賚、送至皇史宬、諸公有欲焚舊本者、大璫王體乾不可而止、今尚兩存之、是年、余在長安、宋中翰獻以職事至皇史宬、乃目擊以語余者、此史無不復之理、而幸其不毀、可以省一番修復矣、不然、雖有傳本、未敢據以為實也、師成體乾、俱非賢奄、而

天意寓焉、熙豐紹聖中、史官范祖禹得罪而冲即祖
禹之子、孰謂非天乎、
國家禮制、可商者多、而無過於祫之位次、
太祖與　四祖並南向、　列聖左右序東西向、夫祖
無二尊、如　五祖可以同南向、　列聖不可以干尊
　四祖獨可以無本乎、誠不得其解也、
太祖　成祖二廟有功臣配享而　列聖則無世廟
更定禮成時禮官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高
廟首蕭曹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人或二三四人
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

必皆武功也守成也君亦皆有興享者不必皆創業也我朝開國靖難固有功臣仁宗以後輔贊治本豈無如魏徵李沆筆者乞下廷議考求六朝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定裁進侑　上不允夫帝王廟祀異代之君尚有侑者而　列聖獨無豈非闕禮之大者歟遇　世廟而不及為又因循數葉矣即二廟功臣不論時代而統以列爵亦失禮也

逆璫祀守徧天下其犯大義莫甚于太學千大分莫甚於留都神功監留都神宮監者所以奉孝陵之祀事者也今太學首倡之三生已擬大辟而李三才者

孝陵衛指揮首倡改神宮監者也乃止擬戌其主謀之數奄猶得自便田里法之失平議法者亦當深思也

文華殿太子視事之所也武英殿　上齋戒時居也後以文華殿近慈聖宮故　上每居之而太子講學遂遷南廡至　世廟建九五齋於文華殿以為致齋之所而武英致齋故事不得聞矣

子夏對魏文侯問謂溺音者四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魏音趨促數煩志齊音驁辟驕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迺論者徒言鄭

衛而不及宋齊何也乃夫子論為邦又止曰放鄭聲又不及衛何也豈舉一以例其餘耶亦各有所見耶觀子夏之言正合論音不論詩義音即今詞曲之腔義則詞曲之文也此與夫子所言鄭聲正相合而考亭乃以鄭衛之詩皆淫詩如其淫詩則夫子刪之矣何為而存不知刪詩者采其風即淫詩而亦當存況非淫詩而必儘目之為淫乎詩與樂為兩道也故曰興於詩成於樂而宋儒直不解此宜其膠執也

武平一謂唐中宗曰樂有胡部此所謂韎任侏離之音也先王斥遠之陳之門外聊以備四夷之觀昭報

遠之致非美之也此日益以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沉溺始自王公達于閭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妝或列王公名質艷歌劇舞號曰合生趙數驚碎殆亾國之音也此今傳奇之始歟

從來驗氣者必以河内葭莩灰考黃鐘者必以上黨羊頭黍唐鄜州順之曰太史院景表尺乃元郭守成所造今欽天監表尺是也守成精於律曆決非茍作比市尺止得八寸強嘗取黑黍排其中者千有二百纍乾之稱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纍之命為九尺與表尺果合又截竹為管長同九寸其竅上下均容一

千二百黍者吹之其聲與今之最下一聲合是為黃鐘之聲如此則正不必羊頭黍而可驗矣此古之所以稱上黨者亦止取其適中耶亦荆川增損以合其中耶律呂之學甲是乙非不知真傳孰在幾二千餘歲矣而韓尚書邦奇樂志成而九寉飛舞豈非元音所在耶蓋元音之必不滅如日月之必不毀於天山河之必不毀於地良心之必不毀於人可以其難疑其沒絕而不深求之耶

禹貢楊梁雍冀不貢繭絲而桑土宜蠶獨言於兖今之蠶事無過於楊而冀州蠶事亦可配兖又曰楊州

土下、而今膏腴、曰冀雍州上上、而今中下、皆人事以變地力耳、其不鹽而鹽土下而上者人事勝也、鹽而不勝土上而反下者、人事之不力也、不可委於地。人定勝天、天定勝人二語、似不可背、獨按梁武時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鍾離、役二十萬人、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而壞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踰年乃成、魏人徙戍八公山、未幾淮暴漲、堰壞、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天人互勝、於此可見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八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君子之敗於小人雖曰小人何人也審然君子措處亦必自有破綻如宋哲宗之初政改神宗之政用老成去太甚未為非也而神宗邊功自不可廢乃一旦必欲矯而施之此于謀國不忠甚矣烏得宣仁之後不遂變哉當時秦觀獻策有曰比月以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則告許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隱忍羈縻莫此自罷而天誅

未迄也當時有識者已度其必敗矣、而諸公宴然悲
乎、後一事不忠之大、而其端起於無見解前二事於
國事似不甚關係、然事急則同舟遇風、事緩則同室
自鬬、名為爭意見、而實以角名勢、君子之所謂君子
者安在哉、惡得而不敗乎、自宋以後、又數百年矣、每
一翻局、何不錄此、

班固曰、昔殷周之雅頌、發揚公德、是以光名著於當
世、事譽垂於無窮、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
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
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庭、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識

其鏗鏘而不喻其意欲以風動衆庶豈不難哉今自魏晉以來圜丘方澤祈穀雩蜡朝夕羣神各述其事宗廟列祖各摹其功冠冊耕藉各摹其指而且分律分音以合其節自迎神至飲福各適其時可謂備矣而聽者之不喻如故也喻而不足以風動更甚也則在此不在彼豈不昭然哉

宋尚儒術至矣然秦淮海進策尚曰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於黃綬中選數年之間持斧杖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于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

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蓋宋制、試法者與進士同賜出身而制科得舉者亦必涉州縣。本朝試法科罷、所謂文無害者、唯吏員一途。而二百年顯者寡矣。一甲三人及吉士皆不除州縣、二三甲之雋、亦竟授京朝官、崇儒賤法。吏倍于宋矣。而吏治益不如宋。關係治否。豈繇此耶。

宋時庶僚卒、所賻二三十萬、如加賻者、更得四五十萬、大臣且不可計、今此法不聞矣、人徒言宋嚴贓吏接踵、法不勝治、無怪也、

官至大臣、其勢尊矣、而恩禮又不可寂寥、故多為之

途遷為之級使上下有稠疊此制法者之善也故宋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今之宮銜自宮少以至太師凡十二遷亦此意也故尚書非兩三考不得太子少保均二品也而其難如此故人始以為榮近年凌獵極矣至武官一途自守備而始為出身乃都司遊擊參副戎共六遷而至總兵矣總兵武臣之極也其途太捷亦非法之善也

宋當哲宗時邊防費侈矣然賂遼金帛綿絮他物不過七十餘萬西夏轉輸飛輓之費不過四百餘萬而

三江其一曰南江自水經注南江散佚遂不可致此條蓋即南江故道之蛛絲馬跡也鄭

國亦困矣今之揮猶宋之遼也今之奴猶宋之夏也奴所費新餉五六百萬而揮賞遂驟至百萬北宋錢大約一萬直今銀六兩耳則宋之費尚不及今之半而今生財之道不能宋五之一民安得不化儳軍安得不脫巾國家事安得不盡壞於賓和

宋熙寧中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杭州之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渠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於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於江以紓吳興之患時論者皆以為然欲行之而葛

書舉時必為餘杭主簿固執不可而去今吳之諺曰灘了長安壩沒了吳江港見上港之必不可通下渠也萬曆戊申餘杭南湖堰壞蘇湖侵成大浸撫軍移湖郡守陳幼學兼治之而定若非舊主簿則湖久為浸矣

封妻先封元配厚道也然制定於本朝觀秦淮海作徐氏夫人誌曰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為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可以見矣又唐宋身為郎官而妻即為縣縣之君不如本朝自夫人至孺人列等級之為當也

牛李之黨紛然、是時士大夫日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兩敗之、然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故兩黨雖各有小人、不必論、而逢吉僧孺㬥然近事、實類此、其兩敗也同、其兩敗之故、其人出於何黨也同、而其甲乙又何待問耶、

宋時、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賞其資、謂之骨價、近年西虜突犯、於遼之白塔峪、殲之、乃增歲額數千、又撫禮於大同之新平堡、僅殲其百人、乃虜我大同十數萬人、掠貨不貲、而與之平、復增歲額萬金、皆謂之人命錢、即骨價之說也、但彼之骨價太昂、何我人之

松漢紀聞遼刻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漢人之賤久矣

骨不直一錢耶、宋人猶一償而已我迺為歲額所死之虜、大有功於其國矣、

世人謂王元美甚推李于鱗死而背之、是不然、元美為美克懋銘婦克懋、于鱗友也、是時于鱗没矣、而銘曰、不知而賢視而天、不知而天視而天之天、而天之天吾天也、其以而不朽也、然、令人感知附勢不吝二天之稱、孰肯於文字之交死而尚曰吾天哉、至於抑揚辨駁不得不爾、固有人不及知矣、

諸葛忠武侯父子王右軍大令俱善画、裁張彥遠歷代古画記、我以隆中無事正不知其作何消遣日作

槃父吟亦有厭倦時自不能不遊息於盤礴中也書
中也書法通畫法右軍大令焉能不善畫耶
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生、以同日拜相、武出鎮西川、
明年李出鎮淮西、久之李得入為相、武以次年十月
復入相、李以又次年十月卒、卒之日為武生日、武以
又次年十月殞盜、其日李生日、事亦奇矣武比李早
出鎮、晚入相一年、而共卒遂得遲二年、是以二年外
而易二年生也、答人朝甯不在而不欲出外○天意亦
如此、何怪人乎、
自古享國四十八年者、周顯王一人耳、而我

神祖匠之、諡亦為顯、當時閣臣非能遠稽也、且初諡

恭宗神皇帝、已傳示矣、而言者以隋恭帝事議之、惶恐而改、改適符於古、異哉

李世勣、史言其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元美以為似非實跡、蓋勣十二三時、為隋高帝之末、天下未審有大盜、此言何迂也、天下縱治、不容無一盜乎、況隋高時耶、文人好駁辨、每貽笑端

宋朝推恩、不惟蔭子可以及女、觀王荊公為歐陽永叔女樂壽縣君、文潞公女安福縣君制、可考也、

宋沈括曰、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此方所

有故重而利之答曰銀城縣銀坊皆沒于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煩歲餉鄰釁將自此始矣此亦當時之事然耳今西虜得銀仍以內市彼國中不用也

宋太宗殺其弟姪而立子子乃即以是得心疾而廢天道善復不待高宗之立孝宗也

史之職壞于宋之李昉宋琪二公建議復時政記自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史安得復直筆乎近日召對記註進御更取一旨申言之尤失體矣此宰相多讀書之弊也

余嘗謂漢光武之得天下、亦幸也其人無制馭英雄之略、而好以文自飾、不推至誠以及人、其所以成者、特以民謳歌思漢、而帝稍賢于更始梁王永劉盆子輩耳、其最勁敵、如隗囂無英雄之氣公孫述與帝同調、而酸腐更勝之、此其所以成也嘗跡其行事、如隗囂本漢吏素臣于更始、何為待以敵國之禮及其既驕、乃始欲正君臣之分、此囂之所以至死不降也龐萌遜順不知其反可也而乃欲托以六尺之孤夫竇子孟一輩人、豈遜順者乎、不敢通西域自謂保國、而曰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則是不能

料敵耳、非保國也、盧芳之降、閑誠以待之、猶恐反側如不能篤之、則聽其来朝、留之京師、一布衣耳、乃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安得不叛乎、即位封禪、俱力辭之、而旋偕讖文即事即位不妨用術封禪不可以已乎、凡此皆為隆準公竊笑於天上耳、

近世富人肯出錢為子弟求補諸生、有費至千緡者矣、往深恨之、偶讀漢書文翁傳、稱翁興舉學校、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嗚呼、豈非盛事乎、因憶國初民不肯仕、至遠遁山林以求免、補諸生、今豈非盛事乎、雖然、南宋垂亡、元

師至皐亭、而尚有出錢以買進士及第者、習俗移人、
死而不悟、又可笑也、

罷籍、令人不甚稱之、然考其事、如狄青之得不設監軍、以成儂智高之功、种世衡得終城青澗、以開西邊之業、皆出於籍也、又如力稱文彥博之無所私、叟虛公哉大臣也、欲不列為名相、可得乎、

師舉主者出於近世、宋時、監中舉子、得第後亦止稱丈、如富彥國于范希文事、可考也、近世不受知者亦不師、如彥國之于希文則無弗師矣、

宋時安撫使出、至藩府皆賜宴、此三代之遺也、今代

巡所至、唯以苛索下吏為事、不先以禮、而槩齊以法、非盛世之風也、

唐宋以來、以節度使帶平章事銜者為使相、然宋之樞密使、亦稱使相、樞密稱二府、然班在親王之下、不得如宰相班在親王之上也、孫高陽以輔臣理部事、復出督師、入皆稱為樞輔、自是以宰相暫出行邊耳、其兼掌部事也、祖宗朝亦有故事、故福清擬票、止稱督師輔臣、而不稱樞輔、以後則不然、知此非必盡有意輕之、亦未諳典故耳、

呂夷簡奏言、王曾有意復入、真宗許之、乃復召、當時

宰相可自求人、同官亦可為代設、此本朝所無也、宋之盛、君臣如父子、可想見矣、

盜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具牛酒迎勞厚遺之、盜徑去、富彥國欲斬之、范希文持不可、希文之言是也、獨彥國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希文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殺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此是希文知彥國倔強、詭辭以安之耳、此事當

論曲直、豈法所不可恕者、亦恐滑人主之手而置之
耶、異日彥國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
比夜徬徨、遶林嘆曰、范六丈眞聖人也、到此處彥國
恓惶盡露矣、平日剛大安在乎、范六之言果驗、則晁
仲約未誅、仁宗何自手滑乎、其人於生死關頭全無
下手處、宜乎希文就其性所怯詭言以籠絡之也
范文正天章十事、人皆以為疎闊、略一行之、衆怨紛
集、此宋人習俗然、耶、幸而文正遇仁宗、道不終行、故
令譽終其身、不幸而王文公遇神宗、道行而身名俱
絀、然其十事亦實實有可行、如八曰推恩信、赦令有

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務使所在無廢上思、此乃千古通弊。更為今日頂針療也。又時議施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為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其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此宰相規局、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其論邊事、則遠在韓魏公之下。況古之名將乎、李卓吾惡其議論不脫窠窟、欲列之為大將、不特不知將、亦未知相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九

石民芽元儀止生著

山谷老人書陶淵明責子詩後曰、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近日馮開之先生曰、我輩兒子欲佳、誰當不佳者、其言雖不得已而發、然要之於至、更進此一解、惡人者無所不惡之、固是癖見、亦是其中味淺耳、考亭每言王荆公書、皆似忙中作、那得有許多忙時、其言幾一倡百和、而山谷獨曰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

宋間人筆墨、又曰、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荆公嘗自言學濛書、山谷惡荆公亦至矣、而其言如此、直是解書耳、
山谷曰、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概十字有三四差可耳、觀此語、殊益人老而好古之志、又曰、楊少師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後世、觀此語、使草行獨勁之氣勃然、
禮不王不禘、諸侯有祫無禘、後世三品以上、止可視諸侯耳、乃開元禮、三品以上有時享祫享禘享之文、四品五品時享、六品以下春祠、時享可通行、於六品

而格之禘享不得行於王公而三品以上踰之皆非禮之中也

元祐諸公若程夫子每事與王荆公異議而獨議祀典則深以僖祖爲不可祧淵冰涑水與韓維則深與之異至南宋孝宗升祔時復詩此禮諸儒魯鑰陳傅良皆主與荆公異而趙汝愚主之獨考亭則是荆公之說今本朝所用之禮則純用温公之說矣以今覩之程朱極欲與荆公異而及其所同者反未見合乎至正也擇焉而精難以哉

濮議之興韓歐至當而議論日蓋竟無着落甚矣英

宗之未英也。至本朝、　世廟欲一改其說、非大勇孰能與於此、然當時羅峰立論、以繼統不繼嗣、此適於此時合耳、萬世之後、豈無育之宮中如宋孝宗者乎。當時詔廷臣議子稱封爵號名、戶部侍郎汪應辰以當定稱皇子本生親。帝內降、言皇太子本生親可封秀王、母張氏為秀王夫人。此萬古不易之定論也。當時羅峰謂孔子射於矍相圃而黜為人後者、此是過激之論耳、如此則小宗繼大宗之法可廢矣。愚更有甚于是、親不可忘也。稱伯伯母、即繼嗣亦不可、況繼統乎。汪君之言淺加矣、推尊之典、不必極于帝而後

慊也。何也、天位非加贈之典也。此不特繼嗣者當以
孝宗為法、即繼統者亦然也。當時　世廟亦止為
昭聖在、而　邵后無為藩妃之禮、固聖人之大孝。而
後世必欲酌中正以為法、則愚言尚可思也。
嘗讀內典、其所宣之偈、將前所說重演一遍、殊無義
意、鳩磨羅什曰、天竺國俗重文製、地殷中國人集靈
聖、其宮商體韻、以八絃為義、凡覲國王、必有讚德、故
見佛系、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其式也。但改梵為秦
失其蔚藻、雖得大意、殊隔文體、譬之嚼飯與人、非徒
失味、覆令嘔噦耳、旨哉言乎、今之為銘頌者、不能重

孫真人之祖一妄庸人
馥文成五利輩可惡而
元明兩代屢主無識
國家古人以虛哉曰肯
豎以道治家齊貴
以致誣無道道於不
屑兩觀之誅異哉非
此出不知所從來也

出新意、祇將前文敷演成韻、何以異此

天欲成人之富貴、巧為之合、信非人可置力也。元世祖未得位時、嘗遣所信王先者者、渡江為間、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殊、念胡人好鬼、可以計脱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冊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有神術。能前知。為鄉人尊信。皆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為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為信、召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眙愕、曾不知所出、

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顙大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詭詞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也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于是使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三品世襲今雖去天師之號爵秩尚仍、此以聖祖之明而不能去之以列祖鑒其子孫荒淫而不能改之豈非天乎然其自誇、每謂自漢至今、然實宋時始賜先生號宋時道家及隱逸之士賜先生號者衆、非異也宋理宗時、始賚田宅一區漸以顯耳國初宋方諸儒俱與其家來往、故歷聞國遜國兩好更易

人撰地理人子須知
其墳甚佳理哉址

之至、俱得安然、即二公文辭觀之、其人亦稍自愛好文雅耳、亦非真有所得者、至元吉而其罪當凌遲、憲廟宥之、戍邊、子玄慶擬流、其後幸脫、復襲、以余所見主教者二也、父極淫慾、子極愚亂、誠可發千古之笑也、恬然享大位者五百年、非天作合而能如是。

王韶言、武威以南、至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王荊公主行其說、文潞公不可、李師中佐之、奪師中官、而遣竇舜卿知秦州、與宦者李若愚按閱田、僅得地一頃、又謫舜卿、而韓縝主其事、韶乃得籍以成功、內附者共十二萬人、共得州五、斬

首數千級、獲馬牛羊萬計、詔之功已彰明甚矣、而世猶以開邊為罪案。余謂潞公未履其地、懸虞事勢、識慮不及、遂有異同、未為非也。舜卿附會要路、遂以為止得地一頃、及事成、說者尚以為本近邊弓箭手地。嗟乎、好勝之弊、亦至此哉、小人善附人。其附人之心、無論所附者何人、總之犬馬所不食也、如舜卿輩、豈不為千古嘔噦耶、

嘉靖庚戌之變、大司馬丁汝夔以法誅、大司農李士翔被呵譴、褫冠服視事、法司沈良材等皆予杖、而夏太宰邦謨獨無恙。廷議時、宮諭趙貞吉首出讜論、

錦衣幕沈鍊飯之、邦謨目折之曰、若何小吏也、鍊曰、大吏喋弗言、故小吏言之、獨不曰主辱臣死耶耶、觀此則邦謨之罪、甚于汝夔矣、罰不及之、幸也、鍊天性如是、故後論列相嵩、以致於死、而說者尚曰、鍊恨左遷發憤、小人之腹、何所不至耶、

嘉靖二十一年、虜入晉、殺戮二十餘萬人、莫敢言者、胡莊肅松提學山西、發憤言之、上拊髀以為忠、命擢用、而當路者嬉笑之、以為越職自炫鬻、非所宜言也、欲頓蹙敗之、擢山西糸政、備兵代州、聽撫臣委用、居數月、虜入、論罷官、崇禎元年、虜入晉、亦殺戮二十餘

萬人、余先四月言、幸余先得罪去、不然、其所坐豈止如今日耶、後且惡其先事之言、追恨不休、莊肅應笑我之執、我亦竊笑莊肅之晚也。

楊忠愍諫馬市疏曰、今之為謬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修武備、今日閱邸報、不覺啞然、

元人稱妓為樂府、元遺山句曰、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須紅袖步重城、註曰、是日招樂府不至、是名亦甚雅馴、

元好問飲酒詩曰、離官寸亦樂、里社有拙言、此必當

茶与鹽斷不可同日而語則法難立而不行固也何也蓋
鹽出官煮官賣而茶則民種民賣一不同也凡濱海皆出鹽而不能凡山皆產茶二不同也鹽之產甚有限而茶之產徧

時諺也、今不聞矣、今人愈下、于此可見

生財之道、如榷酤海船、本朝立法原寬、至於茶鐵二利、成法頗極詳切、而今皆廢闕、茶則更甚、茶法曰、商人詣所在買茶、已具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照茶百觔、其畸零不及引者、給錢六百文、給繇帖、繇帖六十觔重地定程以憲、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所截角退引、一准鹽法以行、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藉其園入官、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為轉相販賣、放退引累催不繳、為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

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請批驗所買引、而所在獨應天常州杭州三府、于産地分、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為欺、于是用尚書王恕言、聽茶商于産茶府州納課、已即將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府縣各將賣過引繇造冊并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買領次年合用引繇、各批驗所遇茶商經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所在官司問理、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合于上司、繳部、其法未為不備、令川省番市者、茶積年不行、至累數年、而內地茶戶不知官茶私茶之說

久矣、天下之言生財者、亦罔聞知、嗟乎、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未三百年也、嗟乎

周禮泉府之官、於民之吉凶大故、適空乏莫能自致者、為之期而賒之、至期而復之、其中窶且貧者、又從而貸之、以國服為之息、國息國俾服役于公、償所貸而止、蓋貸之財而傭其力、保息之道也、非子母之息、至唐時尚有公廨錢、即以本取息、以供諸司之公用、其道雖非古、而我以今諸司公用、勢不能已、厲取之民、尚有庫子直衙等役、可以數日之中立破其家、世廟以來、始嚴禁之、而終不能已、至以官償取之各

行户、幾於唐之宮市、雖日為禁約而無如之何也、不如復宋之職田以養其廉、收唐之公廨錢以資其用、如此而復犯贓私、滿貫擬辟、作正犯不作雜犯收贖、庶乎貪風可瘳也、

管子、天下奇才也、立法於萬世之上、而萬世之下莫之能易、其論鐵者曰、斷山木、鼓山鐵、收徒擊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而內敗、故善者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近年　神宗時開銀礦為天下厲、不特中使虎也、其立法亦不善、使以此法行金銀銅鉛諸冶、皆可坐享而無弊、近日袁

督師崇煥、於薊鎮開鉛礦、亦用此法而辦、但三與十之間、苟無以稽、則又坐失之矣、此所謂治人治法也

洪武初、初鑄洪武通寶、即鑄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及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錢重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蓋一其輕重、則偽難作、而工費所省已多矣、且於民之用亦甚便、後其法廢、而小錢重一錢二分五釐、近始議除貢錢減五釐、夫五銖錢為輕重得宜、而古一錢五分六毫、乃今之一錢、而唐武德初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積十錢重一兩、千錢重六觔四兩、約算易而輕重得中、

以此行至今不廢、而宋時所云、民間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則又安取其重、而當十錢自余始發之、已行而為崔呈秀所廢、今尚未復、可歎也

漢鑄錢令曰、敢以鉛鐵為它巧者黥、則是純用銅也、至新莽時、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鉛錫、則今之昉也、及崇禎、而鉛勝於銅、不知與鵝眼榆莢如何、而實本朝所未嘗有也、上日厲精、而下日欺慢、嗟乎、

新莽時、黃金重一觔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它銀者、今之紋銀也、以八兩而止直錢千、黃金以五換計一觔直今銀

八十兩、而直錢萬、錢貴而金銀賤、於此可見此漢以來大率如此、非莽新創也、每讀漢書稱幾百萬、幾十萬、以銀計之、似太多、以錢計之、似太少、質之此始渙然矣、

宋初始鑄錢、其文曰宋元通寶、代宋者元、天若啟之耶、

以紀元鑄錢、始於宋太宗鑄太平通寶、及淳化改鑄曰淳化元寶、蓋開元通寶、世有成說、而或者又曰開元通寶、故通元之不同也、

宋熙寧初、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荊湖諸路、各置監鑄

錢、江西湖南嶺課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有差。如此則合之天下、亦百萬緡也。近有云、歲鑄百萬緡者、舉世駭之。嗟乎、

劉晏始治鹽、歲裁四十萬緡、至大歷末至六百餘萬緡、然其法、不過曰官多則民擾宜但於出鹽之鄉因舊監為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宋元時、官賣商賣、其法紛然、我　高帝遠識、獨用晏策、今之鹽法是也。自鈔價不足、聽商人與竈戶自為交易故雖戶口十倍曩時、而鹽利不能再倍、私鹽盛行故也。然晏尚有一策以佐其法、凡去鹽鄉遠者、轉官鹽

於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曰常平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今楚苦鹽貴而黠吏甚𢿱此法以行之亦大有禆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初之法、大宰官自賣鹽、有顆末二種、皆以五觔為斗、顆鹽賣價、每觔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每觔自四十七至八十錢有二十五等、至道末賣課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錢二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則鹽利亦實倍于今矣、宋時鹽價于此可槩見、當時四十餘錢不以為厲、近楚鹽至十餘錢而交口詬之、使袁世振者、恨法之不盡行、然天下食貴鹽者甚多、未足為深病、蓋用之有限、貧者所益

過求將有時而闕謂重財利厚而聚者亞其見利害之言

不多、富者雖多不足苦、但楚人好囂、而是時熊廷弼入土商數千金、欲以阻鹽法耳、其槩亦盡余所著冐言中矣、

宋祥符中、轉運使張象中言、解州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餘萬貫、度尚有餘利可增、帝憮然曰、地利阜矣、過求。將。有。時。而。闕。抑不許、今解池所課歲僅取萬緡、而每以撈鹽不滿為苦、此天耶人耶、當必有詳之者、

宋元祐間、淮鹽與解鹽歲四百餘萬緡、紹興末泰州海甯一鹽支鹽三十餘萬為錢六七百萬緡、此今淮

南之鹽也今合淮北者共增至六七十萬而說者遂
以為無餘利恐壅積曷亦讀史耶然其弊在於縱私
鹽私鹽不禁即再損之亦常虞壅積也
本朝榷茶之地、余已著冒言中、數年以來舉冒言所
言者多矣、但未得要領耳、獨茶酒二法、人無過而問
之者、以少所見也、今復詳宋法于此、蓋榷茶之法、始
於唐而詳于宋、宋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
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蘇杭
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荊湖則江陵府潭
澧鼎鄂歸峽七府州荊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輸

租折稅送六榷貨務鬻之置榷茶務江陵府於真海
荊州漢陽無為軍凡六務在淮南則蘄黃舒廬光壽
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曰山場十有三州軍采茶
民皆隸焉曰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官為市之先受
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歲輸茶折稅賦者曰折稅
茶民有茶者售于官官給其食用曰食茶凡民茶折
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直輸罪園戶
輒敗毀茶樹者計所產論罪後乃稍寬商賈貿易入
錢若金帛京師榷務以射六務十三場給茶券隨所
射與之至道末鬻茶至二百八十五萬餘貫後益稍

增至三百六十萬貫而以雍熙用兵令商人入芻塞下即今中鹽之法而高其估遂以三百六十萬貫僅易邊儲五十萬石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得券則轉鬻之商若京師交引舖商舖因得收蓄貿易以射利券以積滯雖二三年不足償邊以頻乏茶法日壞于是使入粟塞下者度地里遠近即實糧量增直給券徑至榷貨務立償以緡錢而茶則罷本錢使園户與商自相交易而官收其息如舒州羅源塲茶觔鬻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本但使商輸息錢三十有一而聽其所指地行得給券通行為

左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不盡、官市之如舊、而以商騾失利、尼之不行、至後始行輸茶之法、而茶戶摘山者、往受錢於官、乏困於輸錢之不時入則刑隨、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官似簡易而利大損、商民亦交困矣、蓋其法即今鹽法之變、竈戶與商自交易、其弊必至此也、此後始以王韶言行秦鳳茶、即今巡茶、御史所巡者、今止存此一路、而利亦薄矣、他之三百六十萬竟付之莫可問、而日以鍼朴南畝之民、(吁嗟)戎虜遷徙不歉至今日乃與漢酷似漢時冒頓既强、咸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都尉當戶之屬、

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而單于直代郡雲中、隆萬間、俺答獨盛、乃封順義王者所居直大同、永邵諸部直宣府以東至遼、吉囊諸部直陝西、今虎墩兔最盛。又身居雲中。而故部仍直薊遼。所收服吉囊、仍直陝西。亦何其酷似也、此固其地勢如此也。

漢故事、供億南單于、歲費九十餘萬、韻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漢時錢一萬、直銀八十兩、則是歲費銀六十餘萬兩耳、蓋各邊備虜、歲有常供、出于戍兵自備、此即今之撫虜與新兵也、光武尚以靡費中國閉

此生真知存亡之人矣孫高陽之論重也甲申三月之變豈待自取犯亂而後知乎

玉門關、今常供之外、九邊增年例數百萬、邊事新餉復數百萬、撫虜動輒至百萬、而尚不思變通之術、在遠則不爲速戰之計、在九邊則不講復民運屯田之策、在撫虜則内外交利以爲竊、而又無生財之道、日朘赤子而終不可繼、内離外潰、其能已乎、每一念及、輒呼　高皇帝者數十、

李允則治雄州、水磑爲深廣、蓋燕南之水、莫盛于雄今久居其地、未見有所謂水磑者、蓋平川漫衍、非阻而激之、不能爲磑、今坐失其利、不獨雄、江南亦然、山溪之間有水磑、平流則無、古人修法以致之、不必山

溪、此民生大利、當講求也、

宋初、倉州將何承矩上疏言、臣幼從先臣征關南、熟知北邊川源險塞之處、今誠于易河蒲口導水東使注滄海順安高安間、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七里、並築堵潴水、外可遏敵騎之奔軼、而內關南諸泊悉壅閼、可播為稻田、即緣邊軍州臨塘水者可獨留軍為城守、無煩廣戍、而益收地利以實邊、惟順安抵西止百里許無水田、惟簡精銳戍之、去其冗濫、此禦邊之計也、天子嘉納、以承矩為制置河北邊屯使、而滄海以饒、此宋時塘濼之始、而水田之盛、亦可概見、今

既不用水以為險阻、則水田宜更廣而反不聞、近年始有創之者、而掛一漏萬、惜乎、然宋所資之水、其制度廻旋于此亦略可見、

宋太祖御邊將之妙、在官不過巡簡使而不輕易置、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命坐賜宴洽款語甚寵、軍市租悉畀之、令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賜賚不在是、事不從中覆聽便宜制軍、此數者、皆御將之要也、而宋祖皆得之、其中最喫緊在事不從中覆、唐末之取敗、在全每事稟承于上、以中使傳宣衆旨而後戰、故功百無一就、宋末亦如此、本朝以本兵覆邊

事。其掣肘更甚。蓋書生不知兵、而又强執意見爭不必爭之權、故近日邊事至不可為。乃至以宰相行邊、而中樞復欲兩可否之、此高陽公所以曰、臣待罪政地。今居邊徼。當以可否質之 上。而中樞欲反安坐而可否之。臣不能任也。卓哉言乎。

晁錯歷述中國匈奴之所長、而繼之曰、令降胡義渠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易通道、則以輕車材官之制、兩軍相為表

襄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此用降夷之萬世龜鑑知近年王之臣督師于遼收降夷閻鳴泰本兵與之異終為罪案後有斬獲功僅得不罪而二公以璫故兩敗後之論之臣都尚言收降事且謂欲借降夷以求封拜此殆非也王公收降一事有百是而無一非其所引收降賞格者亦以人攻之急故引會典為言耳恐亦非初意希此也人之口繇於袁應泰經略以收降敗不知時固異也即應泰之敗降夷者在瀋陽豈真繇是乎

李德裕初蒞屬召甲人于安定引人于河中矢人于

浙西、而蜀之器械始犀利、近年徐詹事光啓言兵事、欲召四方之工、聚天下之材、而賢愚皆笑其愚、古今人何不相及至此耶、雖然、使衛公一一條列而求當、必有先令人而笑者矣、故權不在而以空言仰給于人事無可為也、此古今之所同也、

唐永隆初、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念河源為西戎要衝、欲加戍、而轉輸險遠、乃廣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穀五百萬石、而邊安、是以畝田而得十石穀矣、從來屯田收廣無如此者、塞外積粟之多、亦無如此者、世乃言屯田即稱充國、充國

不及百一也。豈有幸不幸耶。自是人少讀書耳。
生平於法書名畫、古鼎舊甆、頗亦耽嗜。然性不能留長物、嘗典裘約口得之。見人欲之、不能自吝。故隨手散去、終無一物、偶讀元遺山移居詩曰、我貧不全貧、尚有百本書、故書堆滿牀、故物貯滿箱、渾渾商寶鬲、纍纍漢銅章、杖飾照敬恭、嚴卯訶癉剛、雷文繞杖飾獸面出佩瑛、私印刻王尊、玉斗蛟龍翔、逸少留半紙魚網非硬黃、亦有墨首帖、不辨作鴈行、雪景屬思物宣政舊所藏、晉公古漁父、浩歌濯滄浪、因觀宮騎圖、以馳後提囊、谿石含餘潤、奚墨凝幽香、南榮挂風響、

雲裾珮鏗鏘、鏡背先秦書、八字環中央、所有亦可謂富矣、尚稱貧士耶、然余書雖遭盜賊遺散、尚有三萬卷、此差可傚元公耶、

漢元康時、西羌反、軍興乏、張敞請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使入穀自贖、蕭望之李彊深駁之、夫駁之猶可也、乃曰、人情父兄囚執、聞出財得生活、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又曰、天漢四年、嘗使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充

滿山谷吏不能禁始詔遣繡衣使者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此何其謬而敢于欺也民之趨利亦已久矣苟無法以坊之何所不至豈待贖罪之故而始敗行以求哉若為親戚敗行以求之其罪則同其心猶可原也正恐未多耳至于武帝之末盜賊橫行正以窮兵之久勢必至此豈贖罪一端遂激此禍是面謾也敞曰元帝征西羌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我以繡衣使者得行其威正恃此耳若廢桑孔之術及贖罪之條而如後世之加賦南畝則土崩瓦解雖百繡衣無益也然武帝時以五十萬錢始得減

罪一等、故以司馬遷身在廊廟、而力不能措、是以贖者不濫、而所收贖又足以濟邊、後之言贖者、皆背此矣、所以兩敗也、

肉刑廢後、自漢唐以來論者紛紛、莫可甲乙、余以惟漢成時有一詔、欲以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而他從令制、此最得其宜、傷人枉法、加以肉刑、足以懲過、盜刖其足、淫去其勢、循天下多少刑罰、而又可以止邪、後世必有思我言者矣、魏陳羣亦言淫盜者宜先施行、我以四者當並舉也、然傷人亦必真折手足、廢耳目、受賕亦必真枉法而又滿八

十貫者實直八十金、方可加之無辭耳、

古律奴婢捍主、主得喝殺之、今律最詳于奴婢、只去此款、便名分倒置、風俗偷下、而官府亦紛紛多事矣、夫君以治萬民、奴婢不使之自殺、而一聽于官、且以不聽于官者為罪、豈非拂乎、

考掠之法、今寬於古多矣、舊制、繫囚不即承款、加測罰、日一上起、自晡至漏下二鼓、梁定律令、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猶以為過輕、請詳議、今大而謀反、小而强盜、不即承款、亦在審時加掠耳、無加測罰之法也、此聖政之仁民、宥之而不知矣、然宋太宗令長使吏

五日一慮囚、情得者立決、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其違限準官文書稽程律論、又令非人命所繫、即量罪處、弗復鞫、本朝于此二者稍久中明、瘐死掠死、較之法死者多矣、即不死而久繫之苦、豈止一徒、鞫掠之苦、百倍于杖、而每使無罪者例當之、豈制法之意乎、

今京師決囚、以御史錦衣監之、其事始于唐、唐決死刑、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則州上佐、餘皆判官涖之、今在外則皆正官、且及巡方監司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 終